

# 现代性批判视阈下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理论研究

□ 邵发军

河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焦作 454003

## 一、批判性视阈下马克思共同体的“家族学”定位及其特质阐释

基于批判性视阈所展露的马克思的共同体家族学的定位来观视其特质,是精准阐发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根本性切入点。

其一,批判性视阈的这种共同体家族学的定位体现了马克思“批判”的负向性特质。马克思的批判性思想既不同于康德“澄清其前提,划清其界限”的知性方法论,亦不同于黑格尔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逻辑主义与理性主义;马克思基于革命性改造的批判性思想落实在社会共同体的历史性场域,成就了其历史唯物主义之大业,而康德的知性批判的方法论推进到现实社会只不过是软弱的抽象的道德律令的乌托邦王国的理论构建,而黑格尔的批判性思维所建构的绝对精神否定之否定的逻辑递进,在现实的层面不过是君主政体的理论拱卫品,是封建专制国家伦理共同体的守门员与布道者,其保守性品格淹没了那种反思性的否定辩证的革命力量。从这一立场出发,康德与黑格尔属于过去时,而马克思属于现在时与未来时,马克思汲取了其前辈的理论精华,开启了德语意义上批判词语的另外一个向度,即从责难、反对、清除语意中勘定德语“批判”的负向性品质。马克思认为批判绝不是解剖刀,而是进攻敌人的利器,不是驳倒自己的敌人,而是消灭自己的敌人,它是激情的头脑,而不是头脑的激情,所以马克思有法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有对“批判的批判的批判”,更有对神学、封建专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彻底地消灭这种宣言与武器批判的根本性批判。

其二,批判性视阈下的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宣示了一切共同体的内在性界限。无论是古典的国民政治经济学还是基于传统本体论意义上的林林总总的形而上学,都想在自己的批判性领域寻找那种永恒的绝对真理,为一种制度寻找可靠的“阿基米德式”

的理论支点。马克思通过批判武器建构的社会共同体家族学揭示了这种想法与做法的幼稚与荒谬。无论是自然的共同体,还是“抽象”的共同体,亦或是“虚幻”的共同体,都有其内在的存在限度,其所谓的永恒性都会在自己否定自己的革命力量中丧失自己存在的合理性。

其三,马克思批判性视阈下的社共同体理论阐释了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马克思通过社会批判这种范式所阐释的社会共同体理论,通过对人类不同的共同体之间的历史演进的批判性研究,寻找到解决“历史之谜”的基本方案,揭晓了人类社会发自然史过程的“基本方程式”。对人类社会发一般性规律的探查使得人类发展的自主自觉性不断提升,人类社会在黑暗中前行的历史由此结束,世界历史在此意义上才成为可以为人类所认识的历史。

其四,马克思批判性视阈下的共同体理论以共同体为基本单位探究了人类的历史性命运问题。人类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来探究人类自身的命运,而马克思以共同体为基本单位,以人的解放、自由与发展为红线贯穿在不同类型的共同体之中,这种人类命运的探究被马克思提升到社会历史性的场域,通过批判与建构、肯定与否定、抽象与具体、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整体性地把握人类共同体的基本命运。“在真正的共同体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这种对人的自由的终极性关注,在马克思的原则性与高度性、现实性与超越性统一的社会共同体理论品格中展现,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好的阐释。

## 二、现代性批判理论的重建与马克思社会共同体的重构

在对抽象理性进行批判的同时,马克思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此转向之前,马克思颠倒了为黑格尔所固化的国家伦理共同体决定市民社会伦理共同体的关系,指出市民社会伦理共同体决定国家伦

理共同体,理性不管以任何形式出现都不可能颠倒此种基本关系,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来说,理性受限于生成理性之物,理性的限度及其功用都只是现代性问题领域生发的问题,而不是相反。在确立了这一基本原则之后,马克思确立了资本的范畴及其批判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范式。马克思在对现代性批判理论进行重建的同时,也进行着对其社会共同体的重构工作。马克思从国家政治共同体向社会共同体的根本性转向,形成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领域中的标志性位移与根本性转折。

马克思对社会共同体重构的基本理念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进行阐释:其一,国家政治共同体不具有超越社会共同体的基础。马克思对社会共同体理论的开掘使得他认识到国家存在的历史性限度,而这一历史性恰恰是市民社会共同体发展演化的必然性逻辑。其二,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共同体具有“虚幻”的面相和桎梏个人自由发展与自主性的否定性功能。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各种斗争最终都归结于争取属于本阶级利益而引发的斗争,只不过以各种形式进行斗争,这种形式掩盖了国家的虚幻性的一面,由于国家表面上声称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并且经由意识形态理论家精致的宣传与教育,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属性的这种普遍性掩盖了基于私人利益和资本不断增殖本质性要求的这一特殊性,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原身运用“虚幻”价值视角进行了彻底地洞穿,使得马克思的政治批判与经济批判合二为一。个人自由对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特别重要,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虚幻”共同体进行指认,认为在个人自由度的获得及其个人基于自由的前提下所得的发展度这两个节点上受到了“虚幻”共同体的致命性限制,而这也成为马克思运用“虚幻”价值视角重构其社会共同体思想的两个最为关键的支点。其三,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最终会把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公共权力收回于社会共同体之手。对于马克思而言,国家政治共同体及其附属于政治国家的阶级共同体都是一个自然地产生过程,它们所具有的国家权力这一公共政治权力及其阶级权力这一特殊性政治权力都会被未来的社会共同体逐步收回,还归于社会共同体。当然这一过程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国家的政治属性会慢慢消失,而其所具有的服务于民众的公共的社会属性会逐渐凸现出来,而阶级属性的政治权力也会逐渐消失,代替以维持社会发展的公共属性的权力,伴随着国家公共社会属性的非政治权力将会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权力。其四,马克思视角上的理想的社会共同体乃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对于“自由人的联合体”有多种版本的理解,但是不可忽视的最关键的一点乃是

“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关系问题,二者的连接点马克思归结为“自由发展”。由此看来,马克思的未来社会共同体的精髓与核心要义乃是个人与一切人所形成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理解马克思未来社会共同体的根本性入口。

### 三、社会批判视阈下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理论的价值旨趣

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思想贯穿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始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积极地执行了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理论的阐释及其扩容功能。由此可以说,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与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理论的建构是一种同构性的关系,对于作为一种方法论的社会批判而言,这种关系即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理论是基于社会批判而得以建立的;对于作为本体论视角的社会共同体而言,这种关系实质就是一种社会自身的批判或者社会共同体自身的一种内在性的批判与建构。

若从社会批判视阈来谈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理论的价值旨趣,可从以下两点来把握:其一,马克思通过社会批判所阐释的社会共同体理论来彻底清算抽象的理性主义。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虚假的理性政治共同体的批判与资本主义国家“虚幻”共同体的社会批判,揭示了黑格尔的抽象理性主义对于社会共同体及其特殊利益的“零容忍性”唯心主义缺陷,从为黑格尔所蔑视的物质利益中,即从“世俗的粗陋”的市民社会共同体到马克思未来社会共同体的本质性嬗变中,清理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抽象理性主义,这种清理既包含着对自我的抽象理性主义的清理,也包含着对黑格尔抽象理性主义的清理。其二,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及其社会共同体理论所彰显的价值旨趣是现实的个体自由度与发展度的获得同共同体的条件性关系。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中及其对于共同体划分的临界点上,能够十分清晰地辨识出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的自由度与发展度的真切关注。“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弃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在这里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破解了黑格尔带有隐喻般的“主奴”关系悖论,解构了抽象理性主义的神圣权威,把共同体作为考量现实的个人自由度与发展度的基本坐标体系。可以说,马克思在社会批判与社会共同体建构的活动里找到了人并成全了人。

■ 《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约14000字